

# 第八冊 目 錄

拾貳 傳記編

## 一 傳 狀

弢園文錄外編	王 謙	五
遜窟讞言	王 謙	二
錫金四哲事實集存	楊模編	三
盛宣懷行述	盛同頤	四
盛世危言後編	鄭觀應	全
徐愚齋自敘年譜	徐 潤	全

## 二 日 記

翁文恭公日記	翁同龢	三
--------	-----	---

- 初使泰西記 ..... 宜屋 ..... 二四  
 使德日記 ..... 李鳳苞 ..... 三三  
 三洲日記 ..... 張陸桓 ..... 三四  
 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 ..... 薛福成 ..... 三八

### 三 雜 記

- 上海雜記 ..... 徐潤 ..... 三一  
 淞南夢影錄 ..... 黃式權 ..... 三四  
 潼壩雜志 ..... 王韜 ..... 三七  
 東隅瑣記 ..... 李濬之 ..... 三九  
 津門雜記 ..... 張叢 ..... 三九

### 附錄一

- |         |      |       |    |
|---------|------|-------|----|
| 田鳧號航行記  | 嘉爾撰  | 張雁深摘譯 | 三九 |
| 中國在進步中  | 高斯特撰 | 張雁深摘譯 | 四六 |
| 中國進步的標記 | 于德利撰 | 張雁深摘譯 | 四七 |
| 中國的海陸軍  | 何天爵撰 | 張雁深摘譯 | 四八 |

## 附錄二

- 海軍大事記 ..... 池仲祐 ..... 四九  
馬尾船政廠述要 ..... 際唐 ..... 五五  
卷策書跋——述漢治萍產生之歷史 ..... 葉景葵 ..... 五五  
張文襄公治鄂記 ..... 張繼熙 ..... 五〇  
洋務運動書目解題 ..... 王亮 ..... 五九

拾貳  
傳記編



一  
傳  
狀



弢園文錄外編

王 輞

王 輞自傳之一——弢園老民自傳（卷十一）

老民姓王氏，素居蘇州城外長洲之甫里村，即唐陸天隨所隱處也。老民以道光八年十月四日生。初名利賓。十八歲以第一入縣學，督學使者爲秦中張筱坡侍郎，稱老民文有奇氣。旋易名瀚，字懶今；遭難後避粵，乃更名韜，字仲弢，一字子潛，自號天南遯叟，五十後又曰弢園老民。

老民世系本出崑山王氏，有明時巨族也。族中多有位於朝。明末兵事起，吾家閨門殉國難。始祖必憲甫在垂髫，逸出存一線。自此至晉侯、詒孫、載颺，居崑凡四世，並讀書習儒業，有聲庠序間。載颺諱鵬翀，品端學博，尤爲士林所推重。以早世，子尙幼，戚串中有覬覦者，乃遷甫里。

大父諱科進，字敬齋，習端木術，篤厚慎默，見義勇赴，鄉里稱善人。父諱昌桂，字肯堂，一字雲亭，著籍學官，邃於經學。九歲盡十三經，背誦如流，有神童之譽。家貧，刻苦自勵，教授生徒，足跡不入城市。老民上有三兄，十日間俱以豆殼。禱於武林，遂生老民。老民幼時屢夢浮屠佛像，魂自能從泥丸宮出入，十餘歲後始止。自少性情曠逸，不樂仕進，尤不喜帖括，雖勉爲之，亦豪放不巾繩墨。旣孤，家益落，以衣食計，不得已橐筆漚上。

時西人久通市，我國文士漸與往還。老民欲窺其象緯，與圖諸學，遂往適館授書焉，顧荏苒至一十有三年，則非其志也。滬上雖爲全吳盡境，而當南北要衝，四方冠蓋往來無虛日，名流碩彥，接跡來遊，老民俱與之修士相見禮，投縞贈綺，無不以國士目之。中如姚梅伯、張嘯山、周弢甫、龔孝拱，其交尤密。西館中，時則有海寧李壬叔、寶山蔣劍人、江寧管小異、華亭郭友松，並負才名，皆與老民爲莫逆交。惟是時事日艱，寇氛益迫，老民蓄目傷心，無可下手，每酒酣耳熱，抵掌雄談，往往聲震四壁。或慷慨激昂，泣數行下，不知者笑爲狂生，弗顧也。

金陵旣陷爲「賊窟」，而滬上亦以閩粵「會匪」起戕官據城，老民思出奇計以復之，卒不能。發憤抑鬱，患咯血疾幾殆。咸豐八年，徐君青中丞開府吳中，與老民固有文字之契，老民以和戎、防海、弭盜三大端進言，前後上書十數通，皆蒙優答。十年，金陵大營潰，賊竄吾吳，常、鎮、蘇、太同時俱陷。東南半壁至此糜爛，四郡村鄉亦蹂躪無完土。老民於是志愈孤，心彌苦，方捧上官檄督辦諸鄉團練。老民知其貪詐畏怯，萬不可恃，屢上書當事代畫方略，言過切直，當事外優異而內忌嫉之。顧所言頗見施行，能多見効。其最要者，以西人爲領隊官教授火器，名曰洋鎗隊。後行之益廣，卒以此收復江南。然用其言而仍棄其人，並欲從而中傷之，此老民之所以扼腕太息痛哭流涕長往而不顧者也。

維時賊於蘇鄉遍設偽官，立董事，皆土著人，暴斂橫征，僞卡林立。老民固素識諸董事，密相結納，說以反正。言曾帥善用兵，祇以方剿上游，未遑兼顧。今安慶已復，援軍旦夕必至，不可不自爲計。因激以忠義，勉以功名，令諸董事入賊中說頭目結內應，皆有成說，其黠者亦從而徘徊觀

望。老民密縱反間，使賊黨互相猜貳，自翦羽翼。諸內應者多急欲見功，勢頗可乘，而當事者違以通賊疑老民，禍且不測，聞者氣沮。老民急還滬上，猶思面爲折辨，顧久之事卒不解，不得已航海至粵，旅居香海。自此斂門削跡，壹意治經，著有毛詩集釋，專主毛氏。後見陳碩甫毛氏傳、胡墨莊毛詩後箋，遂廢不作。

同治二三年間，李宮保方次第克復吳中郡縣，老民代粵人某上書宮保，陳善後事宜，並言諭遠情、師長技，自致富強之術，頗蒙采納。六年冬，西儒理君雅各招往泰西，佐譯經籍，遂得遍遊域外諸國，覽其山川之詭異，察其民俗之醇漓，識其國勢之盛衰，稔其兵力之強弱。道經法都，得瞻其宮室之壯麗，士女之便娟，廛市之駢闐，財物之殷阜，與英之倫敦，竝峙稱雄，同爲歐洲巨擘焉。

既至英土，居蘇格蘭之西境，其地近北極，少燠而多寒，春夏之交，徹夜有光。而山水清澈，巖壑秀美，遊屐所至，殊足娛情適志。九年二月還粵。此三年中，老民以孤身往還數萬里，嘗登舵樓以眺望，決目極天，蕩胸無際，波濤消其壯志，風雨破其奇懷，未嘗不感愴身世，悲憫天人，擊碎睡壺，淚涔涔也。

老民旣還自泰西，當事頗有知其冤者。或貽書勸其出山，或欲託人招致幕下，老民俱謝不往。豐順丁公，一代偉人也，尤賞識老民，謂當今通達時務熟稔外情，莫若老民，爲之揄揚於南北諸大僚，於是諸大僚始稍稍知有老民者。嗚呼！此老民生平第一知己也。老民固極思感激馳驅以報知己，而憂患以來，精氣消亡，才華零虧，既不能上馬殺賊、下馬草檄，又不能雕琢文字、刻畫金石，以稱頌功德，徒爲聖朝之棄物、盛世之廢民而已。

辛未秋，普法戰事起，七閱月而後定。老民綜其前後事實，作普法戰紀。是書雖僅載二國之事，而他國之合縱綿交，情偽變幻，無不畢具。於是談泰西掌故者，可以此爲鑑。惟倉卒秉筆，或患冗蕪，尚有待於異日之重輯，而老民自知其必傳於後無疑已。癸酉，香海諸同人醵資設印局，瓶行日報，延老民總司厥事。老民著述乃得次第排印。

光緒五年己卯，老民作東瀛之游，藉以養宿疴，滌煩慮。取道滬瀆，放櫂金闕，得重見故鄉風景，闔別二十年矣，真覺城郭則是，人民則非，有丁令威化鶴歸來情況。及身而重閱滄桑，生還榜梓，固老民初念所未及料者也。既至日東，遍歷崎陽、神戶、浪華、西京諸名勝。居江戶者十旬，遍交其賢士大夫。一時執贊請受業者，戶外屢滿。壇坫之開，無日無之。唱和諸作，頗有豪氣。中又爲日光山之游，遍覽諸瀑布，窮其幽邃。老民將歸，日之賢士大夫餞別於中村酒樓，星使、參贊以下至者百有餘人，日人謂自開國數千年來所未有也。

老民久居粵東，意鬱鬱不歡，恆思歸耕故鄉，卜居於莫釐、鄧尉之間，築三椽之屋，拓五畝之園，藏書數萬卷，買田一二頃，徜徉誦讀其中，優游卒歲，以沒吾齒。顧是願卒未能遂，豈非天耶！嗚呼！老民雖流徙遐裔，僻處孤蘆，而膝懷家國，未嘗一日忘。嘗言此十數年中時局一變，髮、捻、回、苗悉數蕩平，左帥用兵新疆，擴地數萬里，功震寰中，誠行徼外，赫然見中興盛烈。然而泰西大小諸邦，叩關互市，輒以兵力佐其商力，所至各埠設官置戍，鱗鱗相望，每挾其所長，從而凌侮我，來必應，請必遂，一旦齟齬，而伺我者數十國，腹心肘腋間，遍布森列，幾於國不可爲國矣。嗟乎！此蓋誤於鴉靡之說，而駕馭未得其宜也。近者日併琉球，俄據伊犁，我國家並持節往問而時

虞失和，勢且岌岌。老民外感於時勢之艱難，內憤於措施之顛倒，舊疾陡發，誠使祈死得死，亦復何憾！

老民有弟曰利貞，字叔亨，一字諧卿，讀書未成名而卒，年僅二十有七。有姊曰媖，字伯芬，嫁吳村周氏，癸酉六月，先老民而逝。老民妻楊氏夢蘅，名保艾，字台芳，娶僅四年，歿於滬。續娶林氏，名琳，字懷蘅，一字泠泠，經歷患難中與老民同甘苦。老民無子，有女二：長曰婉，字若仙，歸吳興茂才錢徵，早殞；次曰嫻，字櫂仙，生不能言。嗚呼！老民旣無子矣，而復奪其女，不解造物者所以待之抑何刻酷至斯哉！

自始祖必憲至今二百四十餘年，七葉相承，五代單傳，僅得男子十有五人。老民以下，有從姪三人，相繼夭歿，於是自明以來，巍然碩果僅存老民一人而已。天之所廢，誰能興之！天不獨厄老民而或將并以毒王氏也，恐王氏一線之延，至老民而斬矣，噫嘻，不大可痛歟！尤可異者，曾王父娶於沙氏，大父娶於李氏，父娶於朱氏，其家並無後。老民弟娶於夏氏，笄斂俱亡。老民先娶於楊氏，危乎不絕如縷。繼娶於林氏，亦已不祀。祖姑嫁於曹，宗祧竝絕，老民族黨無存，密親蓋寡，側身天地，形影相弔，豈天之生是使獨歟？老民每一念及，未嘗不拔劍斫地，呵壁問天也。

老民少承庭訓，自九歲迄成童，畢讀羣經，旁涉諸史，維說無不該貫，一生學業，悉基於此，自後奔走四方，無暇潛心默識矣。父在，未嘗盡一日養奉。母居滬上，扁舟道路，甘旨缺如，而母氏絕無不豫色，但最以忠義節廉而已。老民母固知書識大體，四五歲時，字義都由母氏口授。夏夜納涼，率爲述古人節烈事，老民聽至艱苦處，輒哭失聲。因是八九歲即通說部。吳門旣亂，母氏憂

形夢寐，逮老民遭罹奇禍，母氏竟以憂殞其生。老民以此積慘終身，痛欲剝心，贖難糜體，雖仍偷息人世，不可復爲人矣！

老民於詩文無所師承，喜即爲之，下筆輒不能自休。生平未嘗屬藁，恆揮毫對客，漫沛千言，忘者或訾其出之太易。至於身遭讒謗，目擊亂離，懷古傷今，憂離弔逝，往往歌哭無端，悲愴易狀，天下傷心人別有懷抱也。老民邇來潦倒頹唐，百事俱廢。去冬咯血，至今未愈。日在藥爐火邊作生活，深懼一旦溘然，平生著述，必爲人拉雜摧燒，因先將詩錄八卷檢付手民。其餘藏於行篋者尚多，不足供糊窗覆瓿，因病得閒，聊自料理。

所著有春秋左氏傳集釋六十卷，春秋朔閏考三卷，春秋日食辨正一卷，皇清經解札記二十四卷，瀛瑞雜志六卷，台事竊憤錄三卷，普法戰紀十四卷，四溟補乘三十六卷，法志八卷，俄志八卷，美志八卷，西事凡十六卷，鹽牘餘談十二卷，火器說略三卷，乘桴漫記一卷，扶桑游記三卷，海陬治遊錄七卷，花國劇談二卷，老饕贅語十六卷，遜窟調言十二卷，淞隱漫錄十六卷，弢園文錄八卷，弢園文錄外編十二卷，蘅華館詩錄八卷，弢園尺牘十二卷，弢園尺牘續鈔四卷；都二十有六種。

生而作傳非古也，老民蓋懼沒世無聞，特自叙梗概如此。

遜窟譏言

王 輞

王輞自傳之二——天南遜叟（卷一）

天南孤島之中峯有隱者焉，非粵產，而以避兵僑寄於粵，居久之，自號曰天南遜叟。生於吳下，世通儒理，有名於時。少好學，資賦穎敏，迥異凡兒。讀書數行俱下，一展卷即能終身不忘。一鄉之人咸嘖嘖嗟羨曰：某家有子矣。

年十六，補博士弟子員，賀客盈門，而叟方執卷朗吟，置不爲意。其族兄稱之曰：「此子我家千里駒也。」并引近人詩「見榜不知名士貴，登筵未識管絃歡」之句以調之。叟即釋卷對曰：「區區一衿何足爲孺子重輕！他日當爲天下畫奇計，成不世功，安用此三寸毛錐子哉！不然寧以布衣終老泉石，作漁波釣徒一流人也。」族兄益奇其言。

弱冠，即棄舉子業，致力經史。偶與客談論，辨析毫芒如肉貫串於史。尤精地理，凡遇山川扼塞及古今用兵爭戰之處，輒能言其勝敗，瞭如指掌。生平嗜酒好遊，蠟屐攜筇，不間遠近。歷佳山水，則引巵大嚼，神與默契。長於詩歌，跌宕自豪，不名一家。交遊所及，滿海內無不以文章氣節相砥礪。人有一技之長，譽之弗容口，而見凡近齷齪者，擯之門牆如恐弗及。以是人或憚其崖岸之高，

而叟自若也。

叟於靈巖左偏築一別墅，名曰弢園，爲藏修游息之所，一邱、一壑、一鶴、一琴，備極幽閒勝致。誦讀之暇，玩山臨水，調鶴撫絃，蕭散自喜，藉以消遣塵慮，超然有不復用世之志。少嘗好狹邪遊，後並悔之，曾於咏蝶詩中自見其志。中二聯云：「文章金粉終何用？身世飄零空自嗟。萬里家山春已老，一生風月念□□」。其寄慨深矣。遂顏其讀書之齋曰蘧菴，蓋有所托也。嘗嘆曰：人皆夢夢，世尚滔滔，吾其爲莊周矣乎？鄉人有勸其出仕者，笑而不答，爲抗聲誦衡門之首章，響震金石。

八戶宏光順叔東瀛之名儒也，渡海至粵，耳遜叟名，造廬請謁。既見，歎若平生，計世外交甚密。嘗謂叟曰：「先生以盛年抱負奇姿，璠琰品望，鬱爲國珍，固此邦之南金也。奈何闔彩韜光，屈蹤隴畝，安石不出，其如蒼生何！今乃以弢園名室，空以琢磨文字自娛，甚非所望於先生也。」遜叟曰：「老子有言：『知白守黑』，拙者善藏之道也。吾將終身守之。今朝廷之上則有伊皋，行陣之間則有衛霍，文武競勸，中外咸孚，黼藻隆平，奮揚鴻烈，此千載一時也，僕何敢以菲材薄植，自炫於明時，惟嘲弄風月陶冶性情以自適其天而已。」順叔聞之慨然有問曰：「曠逸哉君也。此易所謂高尚其志不事王侯者歟！」

順叔特囑其友撰次始末爲別傳一篇，郵寄其國中而并系以贊曰：「懷才負志，含貞抱璞，矯然於霄漢而不可方物。其古之有道之士歟？顧彼豈無意於世者哉！用之則爲鴻漸，不用則爲鷁屈。如僅目爲山林隱逸者流，亦淺之乎視遜叟矣。」

# 錫金四哲事實彙存

楊 慕編

## 序

吾邑人士，開化最先。二十年來，士之經營學務及負笈入四方校舍者，京師及各行省外而東西各邦，蓋多有之。當世有心人言之以爲奇，推厥根源，非前輩諸老先生艱難啓導，窮畢生精力不及此。夫吾邑自唐宋以來，多績學方聞卓行之儒。明季東林直聲振史冊。國初人材最偉，如奉文恭公、顧復初先生尤超然霞舉者也。道咸之季，士溺於科舉俗學，體格益凡陋，然而風雨如晦，鶴鳴不已，同時則有二三君子究心絕業，揚鼓旗於歐風未煽之先，而東西響應，若合符契。今者新學昌行，或舉前人纂述土苴視之，豈知藍籌創始之艱，固遠過時賢數十百倍也哉！至論吾邑哲學、算數、載術家，輒首推幾湖華氏，社塔徐氏。若汀先生承名父之業，壹意掌精理數之學，澹於榮利，布衣翛然，平生受各大吏知遇，幣聘爭先，未嘗一涉官途，暮年歸隱，惟以陶育後進爲事，詩文古學，各有專長，而世獨尊爲疇人專家，與海甯李壬叔並稱。介弟若霧，幼而穎達，與兄切劘算理，積以經驗，撰述斐然，並享大名，亦不求官，教授以沒世。雪軒先生起自田間，專精格致家言，爲曾文正公所激賞，名譽既高，益與西士傅蘭雅造潛研製造。

理化之學，遂譯西籍至七十餘冊，當世始稍悟西人製器之精，皆由邃深學理而出。然少無宦情，以學授二子，皆著才能，有大吏徵聘者輒辭卻，或以二子應，令子仲虎、祝三之馳名海宇，皆先生之所貽也。三君子既不得志，先後謝世，而著述纍纍，海內多宗仰之，奉爲金科玉律焉。今者歐學歲漸東行，新書新理餉我學界，彌日出而不窮，後生末學，負其鎔銖升斗之積，或且蔑棄前賢，以爲陳述，不知天下之理，歷世而益明，子孫之所發揚，或勝於高曾之矩矱，然其所憑藉以深入理藪者，舍前賢學術途徑，其又奚從！居恆竊嘆謂諸君子出世未遙，著書雖益顯，而俗士耽新厭舊，或且以芻狗株兔視之，不深負當年開迪後進之盛心耶！丙午歲，嘗搜輯二華纂述事實，貽書味雲從弟，由邑紳呈請管學大臣代奏，宣付史館立傳，已奉允行。嗣改學部，久而未上。戊申之秋，模旣從事學部，益偕同志重申前請，部議允之。適徐君衡山以先祖雪邨先生著述事略見貽，復由同人聯銜續呈學部，遂於宣統元年十月彙列三君著書行誼，疏聞於朝，得奉俞旨，於是同人數年之希望，始得大慰云。模與若汀兄弟論交最稔，復敬仲虎高材亮節，時時上下論議，其殉國事，嘗痛惜之，獨未拜雪邨老人牀下耳。頤念坊表前賢，乃地方公義，學校風尚所關，勞心鉤考者數閱月，事克觀成，輒用忻忭。迺裒集先後牘奏冊籍，首列四賢圖像，付諸剞氏，以餉學界。任刊印資者，則華君子唯、徐君衡山。模爲叙其顛末如是。宣統二年歲次庚戌，孟春之月，無錫楊模謹序。